

錦繡萬花谷

十一

舊刊錦繡萬花谷

十四冊

錦繡萬花谷卷第十一

御史

烏府烏

漢朱博為御史大夫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十棲其上朝去暮集因名烏臺又名烏府又名栢臺栢臺

見上又名栢署

獬豸鐵冠

御史法冠一名柱後一名獬豸豸獸名正直常觸不正柱後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

柱後惠文

柱後以鐵為柱張武曰當以柱後惠文冠治之漢官儀

絳騶白簡

顏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與書曰絳騶清路白簡深郊朱書

朱衣纁裳

彈劾大事則大夫中丞押簽奏法冠朱衣纁裳白沙中單小事常服

白筆

魏明帝御史簪白筆側皆而坐帝問曰此何官辛毗曰此謂御史簪筆以奏不法也魏畧



黑貂

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之儀元日冬至朝會則乘皂服戴黑貂升殿

辟車要秩

唐中宗授楊再思為左臺大夫制辟車要秩非德

蒼佩崇班

唐蘇珣授右臺大夫制曰烏臺峻秩望揔鐵官蒼佩崇班威高石室又曰簡上霜凝筆端風起分紀

朝廷知尊

肅宗時武臣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喧勉傳諱御史李勉劾不恭帝嘆曰吾有勉乃知朝廷尊

天下相賀

唐徐有功免官俄起為侍御史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本傳

青箱

王維之自曾祖彪之四世御史中丞並譜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吳志

白簡

任昉沈約為中丞彈文皆曰奉白簡以聞南史
赤棒

北齊宗室琅琊王儼領御史中丞舊制王公皆遙
駐車馬以待中丞之過其或遲違則赤捧捧之自
都鄴此儀浸絕武成欲寵儼使依舊制儼出北宮
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在華林園
東門張幕隔青絲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止不得
入自言奉勅赤捧應聲碎其鞍帝大笑分紀

青囊

南史何思澄遷侍御史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
給三騶執盛印青囊在前同上

騶馬

桓典爲御史執法無所回避常乘騶馬京師憚之

語曰行行且止避騶馬御史典畧

皂鵬

王志愔爲侍御史執法剛正人呼爲皂鵬分紀

三獨坐

漢光武時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並
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後漢

六察官

唐志監察御史十五人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
戶口流散其三察農桑不勤其四察妖猾盜賊其
五察德行孝弟其六察黠吏豪宗大層中以御史
分察尚書省六司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

兵部工部第三入察戶部刑部歲終議殿最號六
察職官分紀

中執法

高帝紀注御史中執法御史中丞也晉灼云

三告官

國朝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
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
告筆談

識面臺官

孫抃為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曰聞君未
嘗識二人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
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東軒筆錄

鐵面御史

曾公亮以臺官薦趙清獻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
不避權倖京師號鐵面御史神道碑

肅繩之司

唐楊瑒為侍御史反為崔知所劾瑒奏曰肅繩之
司一為恐脅所屈開奸臣謀則御史廢可矣瑒傳

司過之吏

孫皓每宴置黃門郎十人侍立為司過之吏宴罷
之後各奏其缺失大者加刑小者為罰吳志

七貴

御史故事殿中得立花墀用紫按褥之類為七貴
李肇國史補

三司

謂御史大夫中書省門下省凡儀同三司此也

三院

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
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 唐志

梓板

御史臺在司馬門內署用梓板郭邑題曰御史大夫寺
備宏漢舊儀

雜端癡床

侍御史號雜端最為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坐南設橫榻號曰南床又曰癡床言倨傲如癡 御史臺記

獨擊鷲

王素為憲臺風力甚勁時號獨擊鷲 翰府名談

柱下史

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掌注記言行 分紀

端臺

唐御史又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亦號端臺
次一人知西雜三司受事號副端 分紀

臺綱正朝廷理

狄兼謨遷中丞文帝謂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

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天下理 分紀

國之龜寶

柳或為侍御史當朝正色上嘉之曰柳或正直之士國之龜寶 分紀

造羽鴛鴦

唐高宗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上官儀曰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造羽鴛鴦豈雍州判佐比耶時以為清言 本傳

鵬鷲鷹鷂明目張膽

唐韋思謙為御史大夫不可犯或以為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鷲鷹鷂豈眾禽偶又嘗曰大文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 本傳

搖山岳懼州縣

韋思謙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為不稱職 本傳

臺閣生風

晉傅玄轉司隸校尉天性峻急不能有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本傳

霜簡

崔篆御史箴云簡上霜凝筆端風起 初齊書
裏行

龍朔中置監察御史裏行武后置殿中裏行後專以裏行名官唐志又開元中置裏行無負數或有

御史裏行侍御史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行以未為正官御史臺記唐武后稱制供奉官正負外多

置裏行有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御史聚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乞先數

驢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御史慙而止國朝雜記

肅政臺

龍朔中改御史臺曰憲臺武后改曰肅政臺唐志

弄印無以易堯

漢高祖用趙堯言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久之

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者熟視趙堯曰

無以易堯遂拜堯昌傳

耳目官

唐韓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琬傳

清要

唐高祖欲授李素立清要九品官有司擬雍州司

戶帝曰要而不清擬校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

侍御史本傳

李祐膽落

李祐違詔進馬御史溫造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

縛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本傳

近世獨步

江淹為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今在南司足以震肅百僚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今日可謂近世獨步也分紀

鷹揚虎視

傅咸御史中丞箴云煌煌天文宿星是環爰立私法其輝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又曰良農耘穡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措翅翼同上

碎首玉階

王義方任職劾奏李義府曰碎首玉階素明臣節同上

殿上虎

劉安世器之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其面折庭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公退則咨嗟嘆服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言行錄

司隸校尉為卧虎

傅咸集司隸校尉舊事號卧虎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裘挈同上

南臺起於武后西臺起於本朝

唐高宗改三省為臺故呼御史為南臺趙璘因話錄言之璘又云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臺未曾有東臺西臺之稱張鷟朝野僉載對天后戲語云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是也本朝李建中為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臺目之李栖筠為御史大夫不樂者呼為栖臺蓋斥其名也

揮麈錄

賜紅綃金龍扇

張泳為御史中丞真宗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上曰今日暑甚願黃門於御几取常執紅綃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

訖了

治平元年孫覺與曾南豐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用相約當共爭濮王事不聽則決去蓋是時知雜御史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官司馬光數論孫固庸回王廣淵奸邪不當用其言愈切而用之愈堅事類此者甚衆凡臺官諫官言入進呈訖寢之時人謂之訖了臺吏每白御史曰某事又訖了也蓋執政方恃權欲一切以沮言者而言者以

不能塞職為慙故相約如此後數日果聞臺官論
濮王事甚急疏已七八上不聽誨等皆納救求罷
去臺官不留一人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然
人主猶采物論後來者其言愈厲南豐雜記

本草

唐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裏行為合口椒最有毒
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為蘿蔔侍御史為脆
梨漸入佳味御史臺記又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
御史有大熱有毒主除邪疾杜姦回振冤滯攻貪
濁服之長精神同上

南奔

謝幾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侍御史舊郎
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同上

呵佛罵祖

元祐初張商英為開封推官簡蘇內翰子瞻曰老
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如何偶館職孫朴見之以
示呂申公之子希純希純白申公公不悅出商英
邵氏辨証

烘堂

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者雜端大笑謂之烘堂

烘堂則不罰分紀

南司

梁陸杲為御史中丞劾山陰令虞眉中書舍人黃睦之以眉託杲杲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也同上

臺主

中丞出外為御史臺主曆晉亦然同上

石室

御史中丞有石室以藏秘書

其門北開

北齊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闈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都臺門不比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分紀

只置中丞雜端

御史自大夫至主簿並存六典舊式今只置中丞雜端各一員並判臺事湘山野錄

閤挺橫直

御史有閤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聲喏之時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此語諠於縉紳凡為中丞唯恐其挺直也范諷為中丞一日視其挺直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旨揮者數四去又呼之教戒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其成何事喋喋

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皆欲如此之繁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東軒筆錄

活萬人子孫興

前漢王翁孺為繡衣御史逐捕盜賊吏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嘆曰吾聞活千人封子孫吾所活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後生孫女乃元成皇后也本傳

諫官

諫垣

舊唐書諫官元稹傳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又韓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草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葉自序於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家傳

諫曹

唐權德輿為左補闕諫云臣職在諫曹本傳

補闕拾遺

唐制左補闕六人左拾遺六人右補闕六人右拾遺六人掌諷諫大事則廷論小事則上封事唐志

擇利近名

王沂公曾嘗曰韓魏公章疏甚好向來高若訥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須要純意於國家事

爾魏王別錄

坡拜

今呼諫議為坡拜蓋曾唐朝舊語自外入為諫議班在給舍之上歲滿遷給事中又歲滿遷舍人故語云君今上坡後當復下坡矣談苑唐諫議謂之坡班在給舍上一遷為給事又遷為舍人有自他官為諫議者班給舍上班中戲語曰饒君上坡去却須下坡來言遷給舍却在下也青箱雜記

帶墜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戲語謂之帶墜春明退朝錄

四諫力引石介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四諫四人力引石介為諫官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獨謂曰石介剛正然性好竒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至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諸公伏其言而罷東軒筆錄

薦蔡襄

慶曆初歐公余靖王素俱除諫官蔡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時流落

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裨帝力直須
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
三公遂薦蔡襄為諫官當時謂之四諫同上

出自宸選

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上謂曰
祖宗法制臺諫須出自宸選若臺諫是大臣自除
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悸汗浹背而去分紀

父為宰相子為諫官

唐元和初杜從郁為左補闕韋貫之曰父為宰相
子為諫官若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改為秘書丞
同上

臺諫官專為言事

英宗曰人言臺諫奪權歐陽修奏曰此則為陛下
言者過也朝廷置臺諫官專為言事若使嘿然却
是失職苟以言事為奪權則臺諫無職可供矣奏
事錄

朕之汲黯

真宗見田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名臣傳

田舍漢

唐李昭德為內史婁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婁體
肥行緩李久待不至乃發怒曰叵耐田舍漢婁聞
之乃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誰是

司諫正言

唐有左右補闕國朝雍熙五年詔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又改唐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分紀

五諫

一曰風諫二曰順諫謂順其所欲以微動之三曰規諫陳其規矩而正其事四曰致諫致物以明其意五曰直諫直言君之過失大戴禮

給事中

黃門

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輿服志

夕郎

黃門侍郎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夕郎靈帝紀

塗歸

給事中四人左右分判省事詔書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唐志

批敕

唐李藩為給事中制有不可於黃敕後批之吏白宜進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史臣曰批敕有夕郎之風職官分紀

宜在瑣闥久在黃扉

唐郭承嘏為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盧載封還詔書且言承嘏宜在瑣闥文宗曰承嘏久在黃扉故

優其俸祿暫令廉問近諫列章美事也乃復留本傳

回天之力

張元素遷給事中諫太宗發卒修洛陽宮魏證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本傳

翰苑

翰林院

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皆在焉應供奉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皆隸籍其間皆稱翰林沈存中筆談

金鑾坡上

唐德宗移院於金鑾坡上續翰林志

北門內相天子私人

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主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召以草制未有名號至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荅又以中書務劇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掌制誥開元末又改供奉為學士別置院專掌內命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百官志

承旨

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

金蓮花炬

唐令狐綯為翰林承旨宣宗時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花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及綯至皆驚本傳

八磚

德宗時學士入館視日影為候時李程為翰林性懶日過八花磚乃至時號八磚學士本傳

蓬池鱸郢水醪

李德裕述夢詩荷靜蓬池鱸天寒郢水醪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池魚鱸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滯和水而飲蓋禁中有郢水酒坊李白詩

口脂面藥

唐制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盛以碧鏤牙筒故杜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召溪詩

登瀛州

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每暇訪以詩書政事號十八學士命闈立本圖像以章禮賢是時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褚亮傳

凌玉清翔紫霄

凡登翰苑者謂之凌玉清翔紫霄翰林志

翠毛錦黃盤雕錦

學士舊規十月初別賜錦長襖子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雕錦金坡遺事

玉鼻驛

天厩新頒玉鼻驛注坡新為學士賜內厩良馬東坡詩

馬鬣三花

白樂天春深學士家詩鳳書裁五色馬鬣剪三花
唐學士例借飛龍厩馬蔡寬夫詩話

海曲龍山

唐翰林壁畫海曲龍山宋宣公詩云憶昔唐家尙
禁地粉壁曲龍開古記承明景象今頓還永與鑿
坡為故事同上

六幅山水屏

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畫水宋宣獻公為學
士時燕穆之復為六幅山水屏寄之乃置于中門
同上

郭熙春江曉景

元豐末既移院玉堂中屏乃郭熙所作春江曉景
坡詩云玉堂晝掩春睡閑中有郭熙春畫山今乃
為玉堂怪物詩話

小三昧大三昧

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乘
馬謂之大三昧翰林志

十八文星

舊唐書太宗圖十八學士為之贊號十八文星舊書贊曰十八文星輝炳煥

一條冰

陳彭年在翰林兼數職皆文翰清秘之日人謂其帶銜曰一條冰國老閑談

鰲峯最上頭

宋景文公祁守益州有風力久次而不見用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道出長安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宴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又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鰲峯最上頭同上

五鳳齊飛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為參政宋為尚書廬陵集注

五相一漁翁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王禹偁在翰林有同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嘆青箱雜記

甘泉從臣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之為學士

有乞郡表略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教之餓鬼自後乃得判他局

東軒筆錄

飛帛玉堂

太宗以玉堂之設虛傳其號而無名乃於紅綃上御書飛帛四字題曰玉堂之署以賜焉本院掛于玉堂之上方知貴矣

職官分紀

玉堂兩字人多不解太宗嘗飛帛書玉堂之署賜蘇易簡此四字出李尋傳玉堂殿名待詔者直署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云久汙玉堂之署至英廟時撤去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復榜院門

元城語錄

待詔書詔

太宗訪鍾王之迹御筆飛動乃召書史之有格性者置於便殿授以筆法觀其有成名賜銀章象笏令入翰林院充待詔書詔自是四海之內咸識禁中之墨妙焉

灑水燕談

著撰文名

學士所著撰拜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賞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敕曰御札五品已上曰詔六品以下曰敕批羣臣表曰批荅獎勵勞曰獎諭賜外國曰蕃書醮曰青詞曰密詞釋曰齋文教坊致語曰白話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賜曰口宣此外有祝文祭文碑銘神道碑樂章詩頌春帖子

之類撰訖進入故事遇有除拜以雙日鎖院隻日
降麻故學士以雙日至又談苑大號令曰御札餘
皆同

揮翰之際餘醒尚在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
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
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
於公無益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曾
曰公不聞宋子京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
林學士晏愛宋才雅稅一第於近廷居之遇中秋
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
當草詞頗極詆斥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尚
在觀者亦駭矣蓋此事由來久何足校耶許亦憮
然而去

筆談

步行學士

國朝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
自歐陽永叔輩始時號步行學士皆自左掖門下
馬步入

同上

視草堂

筆談學士院玉堂太宗嘗親幸至今學士上日許
正坐他日皆不敢坐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
衣冠據臺而坐

分紀

槐廳

學士院第三廳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撤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分紀

垂簾草制拜相

李吉甫裴均在翰林同直裴均草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制李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及暮吉甫有嘆息之聲均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坐中黎明相府官吏候于門同上

草麻潤筆

草麻潤筆自隋唐有之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詔高穎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爲方伯策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近朝除拜因循多不送遣先帝慮經費有闕特定草麻例物朝謝日令閣門督之既得乃以書進呈自是無敢闕者今以爲定制同上

用白麻

元和初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書並用白麻不用印雙日起草候閣門鑰入而後進書隻日百僚立班於宣政殿通事舍人宣之機務要速並用雙日同上翰林規制

自妃后皇太子親王公主宰相樞密節度使並降
白麻紙書每行四字不用印進入後降付正衙宣
讀其麻即中書門下當日本院或官誥院取索綾
紙待詔寫官誥只用麻詞

談苑

草麻

學士每非時召對即公服繫鞋而入除改宰相得
旨入熟狀至晚或降出便坐草麻非時特旨改除
皆夜宣入面受處分宰相大臣不得知也

澠水燕談錄

進草

密旨多夜降出草麻五更三點進祥符中錢惟演
入院是夕召入令草壽春王制惟演之進草乞御
筆刊削然後寫麻從之是夕一更二點進草三點
降出御筆書依奏方付待詔書寫其後南郊加恩
及冊皇太子皆晁迥當之亦進草親王宰臣等即
不進

同上

進小字本

舊規云天順二年宣旨每進麻制書詔錄小字留
內自後機密公事即用小字本常詔不進國朝自
祥符後詔麻制進小字本蓋便於觀省也書詔亦
進

承旨居第一閣

元稹翰林承旨記曰憲宗始命鄭綱為承旨居諸

學士上居東第一閣凡大詔令凡上所甚注意莫不專受 職官分紀

學士院

李肇翰林志駕在大內則於明福門內置院駕在興慶宮則於金明門內置院今在右銀臺門之北第一門東向榜曰翰林之門入門直西為學士院其北為翰林院 同上

繫鞋白事

翰林故事每白事中書公服鞞鞋坐玉堂使院吏入白丞相出迎然此禮不行久矣章惇直學士院力欲行之一日兩制俱白事他學士皆鞞足執笏

各十一 博獨散手繫鞋大拂物議繼罷惇直院 東軒筆錄

眼赤腰黃

舊制學士以上並有一人朱衣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詩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及為學士詩云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 筆錄

靈鵲噪

本朝學士院有雙鵲嘗栖於海棠枝上每學士會食翔集於玉堂之上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詔之事因謂之靈鵲晁公詩云却聞靈鵲心應喜 金坡遺事

鈴有聲

田文炳續翰林故事李德裕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警急文書引之以代傳呼予爲學士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聲俟之則無人後往往如此潛伺於下終無所覩其鳴皆應用兵處緩急亦如之

分紀

槐閣

玉堂上東閣承旨居之西閣第二廳居之玉堂後東西各二閣第三廳而下分處之玉堂後東北一室二間大中祥符中王相居之入參大政李相迪又自此閣拜命其後入者多求居之此室常不空前簷有大槐樹意以爲祥

澠水燕談

承旨閣子

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張方平自承旨爲參知政事不數日以憂去服除以宣徽使召學士院以承旨閣子爲不利市凡入翰林無肯居之者熙寧王珪爲承旨韓絳戲之曰禹玉行將入宣徽矣未幾禹玉除參知政事遂大拜凡秉政十五年而卒近世承旨之達無此比也

長春殿曲宴

蘇易簡爲參知政事引故事爲請詔自今後當直學士與樞密直學士並頒長春殿曲宴

揚文公談苑

宮燭然窓

蘇易簡爲學士太宗嘗夜幸玉堂易簡已寢遽起
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窓格引燭入照之窓格上有
火然窓處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盛事筆談

升丹鳳樓肆赦

蘇易簡又引唐元稹承旨廳記御樓肆赦唯承旨
得升丹鳳樓之西南隅楊文公談苑

賜飛龍厩馬

學士新入院飛龍厩賜馬一匹銀鬃鞍粧轡

蕭蕭句

彭乘爲翰林學士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仁
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爲批吞語曰當俟蕭蕭之
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知成都值飢民流離况始
入劍門即發倉賑濟上表待罪乘又當批吞曰纔
度崑崙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性滑稽乘死爲
挽詞云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塵筆錄

依樣畫葫蘆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冠自以久在詞
禁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
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世俗謂之依樣畫葫蘆
爾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于玉堂之壁曰
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

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不用矣

舉筆不忘規諫

歐公在翰林仁宗一日承間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誰作左右對曰歐陽脩之辭也乃悉收諸宮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嘆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拒繼遷潤筆物

王禹偁在翰林院嘗草夏州李繼遷詞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拒而不納蓋惜事也近時舍人院草制送潤筆物稍後時必遣院子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恬不以爲怪

歸田錄

瀛洲之象

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待詔重羽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蓋擬瀛洲之象也修篁皓鶴悉圖廊廡竒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務不至風傳漏禁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也

燕談

木天

內諸司舍屋唯祕書最宏壯閣下穹窿高敞謂之木天

職官分紀

兩制

國朝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其後并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事實

親調藥餌

真宗尤禮杜鎬直龍圖閣上開樽酒親封題賜鎬鎬素不飲飲之疾作幾至不救真宗親至閣下臨問手調藥餌撫慰令卧平乃歸內其待侍臣有如此者三朝寶訓

盛事有七

李昉赴玉堂賜燕詩序云今日之盛事有七新賜衣帶鞍馬十月朔賜錦袍特宣草麻改賜內庫法酒俸給現錢給親事隨從就院教設翰林志

三殿

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東廊之後詔自翰林院出者經三殿而出也老杜詩詔從三殿出

綸省推高

除中書舍人李義山為學士制云綸省推高景龍文館院

擬大言賦

淳化四年太宗草書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易簡因擬宋玉作大言賦以獻其詞曰皇帝書白龍燧作大言賦賜玉堂臣蘇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環瑋博達不可備詳易簡曰聖人興方告成功登

崑崙兮展升中芳席地兮饗祖宗天籟起兮調笙
鏞日烏月兔耀文明也參旗升鉞嚴武衛也執北
斗兮尊元酒也削西華兮爲石礪也飛雲湧霞騰
膳膳也剗鯨腊鵬代鵜鰈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
流電三激燿火舉也四時一同兮萬八千年泰山
融兮溟海乾圓蓋偃兮方輿穿職官分紀

又却繼遷馬

太宗時王禹偁爲翰林學士常草制李繼遷送馬
五十匹以備濡潤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
閩人鄭褒徒步詣禹偁禹偁愛其儒雅乃別爲買
一匹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

十匹馬顧肯此虧價哉紀事

董羽畫水

玉堂北壁是董羽畫水筆力道勁勢若動搖其下
頗有兩壞處蘇易簡尤愛之適知舉屬於同院韓
丕葺之丕乃汗漫其半用朱畫欄檻承之蘇出見
之悵恨命水滌之而痕迹尚在金坡遺事

中書舍人

一佛出世

唐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嘗曰朕開朝廷命一舍
人六姻相賀諺以爲一佛出世豈容謬哉談苑

紫薇郎

絲綸閣下文書靜鍾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
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白樂天詩開元中改中書
省曰紫薇省舍人亦曰紫薇郎即舍人也

尺書招替普

東坡元祐初為中書舍人上賜御書紫薇花詩一
首坡進詩落句云小臣願對紫薇花試掃天書招
贊晉自注云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許綴中書舍人
班唐制也今臣以知制誥待罪故得以紫薇花為
故事坡集

繳詞頭

唐制唯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國朝康定間富韓公
為知制誥封還詞頭知制誥今中書舍人也中書
舍人繳詞頭自公始邵氏錄

五花判

唐故事中書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
雜書其名謂之五花判事職林

六押

給省乃分司押事故唐舍人乃謂之六押李泌家傳

閣老

唐制中書舍人六人掌詔旨冊命皆次第進畫以
久次者一人為閣老判本省雜事唐志

壓角

見知制誥門

一人足辨我事

孫處約為中書舍人高宗即位杜正倫請增舍人
負帝曰處約一人足辨我事止不除 本傳

古事今事

唐高仲舒崔琳同為中書舍人宋璟嘗曰古事問
仲舒今事問崔琳尚何疑 崔義玄傳

西掖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注引漢官儀曰左右曹
多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為右
曹又稱西掖 文選劉楨詩

撻額裹頭

不由三事直拜中書舍人謂之撻額裹頭 盧氏記

揮翰如飛

陸褒拜中書舍人文思敏速揮翰如飛文理俱愜
職官分紀

斷窻舍人

唐陽滂中為中書舍人時促命草制而吏持門鑰
他適無本乃斷窻取之時號斷窻舍人 朝野僉載

易服飲酒于肆中

魯宗道易服飲酒于仁和肆中一日真宗急召將
有所問使者于酒肆得之曰上問以何事對幸先見

教公曰以實對

中使入上果問具

如公對上問何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適有親客遠來遂與飲臣且易服市人無識臣者上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以公為忠實後為明肅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

歸田錄

寺僧出迎

張文懿為社令時出城過村寺村寺老僧出迎道避迨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時山神夜夢告某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

不台十一

廿二

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遂復改之明日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言長官復為相矣明日當來但戒筭矣後果三入中書

王

氏聞見錄

知制誥

三字

何中正登第求卜於郭從周從周贈之詩曰三字來時月正團一塵從此出秦關中正後以八月十五授知制誥言邊事忤旨出知秦州

翰府名談

十年遷

白樂天除知制誥與三舍人同宿詩曰莫恠不如君氣味此中來校十年遲

衣綠

國初知制誥有衣綠者錢若水自舍人遷學士入謝曰閣門承旨例先賜金紫太宗訝之閣門以舊例對太宗曰吾欲令若水綠袍上繫金帶儒門之美事也 東軒筆錄

居西掖八年

權德輿知制誥居西掖八年 本傳

閣長壓角

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

谷二

廿三

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裴庭裕正除通事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禮相傳自唐也邵興宗入院不欲為舍人閣長壓角 春明退朝錄

不試知制誥

故事知制誥先試其文辭仁宗以陳堯佐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制誥者推楊億陳堯佐二人而已 神道碑



